

随笔

留在心底的声音

鲍尔吉·原野

人们记不住他第一次听到的声音是在哪一天,但这个声音必定来自妈妈。

婴儿来到世界上,那个地方是产床,是在妈妈身旁。他睁开眼睛,眼前的世界是混沌的,看不出所以然。有一个声音传来,叫你宝宝。

从这一刻起,你第一次听到了声音,那是妈妈的呼唤。从此以后,宝宝,宝宝,这样的呼唤环绕在你耳边,伴随这个声音的,是你享受到的母乳和妈妈的爱抚。

这个婴儿长大了,学会了说话。学会说话之前,他首先学会的是倾听,辨析每一个发音包含的意义。他听懂了这些声音的含义,学习发出有规律的声音讲给别人听。

这个孩子一点点长大,声音的丰富如同世界的丰富,一点点传到他耳边。

他不记得第一次听到鸟鸣是在什么时候,那时,一声清脆的鸟鸣传到他耳边。他循着这个声音往树上看,绿树枝叶婆娑,看不到声音来自哪里。终于有一天,他知道这是小鸟发出的鸣叫。

下雨了,然后雨歇。屋檐淌下的水滴,一滴一滴地滴在檐下的石板上,那么清脆,又那么短促。这是雨水的鸣叫吗?不,这是雨滴的声音。这时候你知道水也会说话。是的,等你来来到小溪边,会听到小溪穿过白色、黑色、褐色的鹅卵石发出潺潺的水声,如同小溪的笑声。你觉得小溪很小,它的声音也很小。可是等你长大了,你来到海边,会听到海浪的轰鸣。海的声音无法形容。如果刮起八级风,海发出排山倒海的呼啸,这也是水的声音。而水在静默的时候,比如茶缸里的水,安静得像一张白纸,无声无息。

声音就是这么奇妙,它来自一切地方。凡是有声音的地方均有静止,就像大海有风平浪静的时刻。

既然我们说到声音,就要谈到音乐。音乐用人的歌唱和乐器的声音组成一个美好的世界。在那个只闻其声、不见其形的世界里,有巴赫建造的大厦,也有中国竹笛描绘的江南小景。它不仅仅是声音的组合,里面有作曲家的情感,演奏家和歌唱家的情感,这些声音里有神灵。我们被乐曲打动,是因为我们从这些声音里看到了自己的人生,也看到了别人的人生。所以,你在听过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,心里会酸楚。

你听勃拉姆斯的《德意志安魂曲》,听到更为复杂的情感,里面有悲伤、有回忆,有祈祷,有命运的风暴。它是勃拉姆斯对命运的思考。勃拉姆斯的乐曲传遍了世界,世界各地的人虽然没见过勃拉姆斯,也不了解他的生活,但听懂了其中的乐思,为之吸引,为之感动。他们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中“看到了”深刻和丰富的世界。

声音会深刻吗?这样说好像不能令人信服。但是你在一个交响乐队演奏的乐曲里,从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单簧管、双簧管、长笛、小号、拉管和法国号的演奏中,真的感受到作曲家表达出来的深刻,这是毋庸置疑的,当然也是奇妙的。

如果回忆心中最珍贵的声音,不一定是乐曲,也不是雨声、风声和海浪的声音。最珍贵的声音一定来自人,来自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以及朋友。你在他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,在这些声音里获得爱。

所以,无论你听过世上多少声音,听过多少人说话。你最熟悉的声音是亲人的声音,这些声音和你的心在一起,藏在心房深处,最为珍贵。

光影

白松青

记忆



近日无事,翻腾保存的老照片,居然翻出一张十几岁时的两寸半身黑白照片,是我和一个堂叔共同拍的。

我努力追忆那天的场景。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,很冷。山村里的孩子无聊,一会儿逛到院里,一会儿钻回屋里,实在是找不到一点好玩的事。冬天就两项游戏,一是到河里滑冰,二是滚铁环,这两种游戏都需要装备,我不具备。

村子离市里不远,步行翻过北岭坡,四五里地的路程。突然,我发现姑姑打扮一新,听见她和堂姑

说,要结伴到市里照相,心中一喜,我像尾巴一样跟着她出来进去,姑姑看见甩不掉我,只好领上。堂叔比我大几岁,死缠硬磨也要跟上他姐去。没办法,两个姑姑只好领着我俩。我们步行,路上有积雪,很滑,这不重要,关键是冷得我哆嗦,两个耳朵快要冻掉。路途中,姑姑把她的一条红围巾给我围上,她自己挨着冻。到了市里,我本来期待看一场电影,买点好吃的,对照相并不感兴趣,但堂叔一定要照相。

和堂叔合照,只要一份钱,总价5角多,两人各出一半的钱。“咔嚓”一下,留住了童年。

再有机会照相时,我已经成为一个后生了。平儿和我从小要大,一起在队里劳动,后来招工到市里工作。他家盖房子,我无私地帮忙。一天中午收完工,他拿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,说要给我们照相。摆弄半天,“咔嚓”了一张,留下一个年轻的记忆。

让人唏嘘的是,因为一场意外,平儿已经去世30多年了。每次回到故乡,望着他家那一排我出过力的房子依然矗立着,便想起和他的合影。

记忆清晰的还有一次,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好朋友去当兵,临别之际,希望和村里的好伙伴们照一张集体相,还要聚餐一次,每人交一元钱。可一元钱是家里一天的收入,看着省吃俭用、劳累得腰酸背痛的爸妈,怎么也开不了口,于是,只和大家照了一张合影,并留下话,照片洗出来给不给我都没有关系。之后,谎称自己中午有事,就不参加聚餐了。照片洗出来后,同伴们还是给了我一张,保存至今。

拭去岁月的尘土,回望光影中的青春,恍如隔世。曾经对命运的抗争,浓缩在薄薄的一片纸上。

乡恋

我要考大学

乔傲龙



事事如意 张朝曦 作

厢情愿地认可那老儿震惊之余的凿凿之言:“这娃你能考上大学!”

信念之为物,轻薄者因此心生狂妄,负重者却能徐徐而致远。为了给白胡子老汉的预言争口气,我那时把自己豁出去了。埋下头苦干硬干,三四年级,成绩日见起色。

回忆起来,十岁出头的我那时真有点小大人的模样。白天上学,吃饭在奶奶家。晚上背起书包跑老远,到爷爷的办公室自己睡觉。不瞌睡就翻翻课本、想想爹妈。心里什么都没有,就躺着看看天花板。早上自己给自己当闹钟,拿教室钥匙的人不可以迟到。学校盖楼房,每个学生到鄂河滩上打一立方米青石,要求砸成核桃大小,很多家长来代劳,我除了自己搞定还帮小姑,她跟我同年同班。

那时的鄂河亲切和蔼,水不大,小溪一样哗啦啦的,河边长草,水中有小鱼。逢星期天,经常一个人端着脸盆到鄂河滩上洗衣裳,洗好的衣服铺在大石头上晒太阳,我蹲在河边看小鱼,想象它们如何顺流西下,如何在谭坪塬下拐弯,如何一路长成大鱼,被黄河的波涛带到大海,我从未见过大海。

有时也顺便幻想一下自己的未来。

“村里娃,傻瓜子,爱吃馍馍枣花子。”城里孩子不太友好的顺口溜,最终被我像蚂蚁一样踩在脚下:看不起是吗,那就好好看看。当然,心里话只能在心里说说,恶意绝对没有,骄傲也谈不上,无非是服下了水土、站到了前排,偷偷悄悄自豪一下而已。

连载

徐志摩住在石虎胡同,梁启超办公的地点在快雪堂,闲暇时节,梁思成常约了林徽因去快雪堂玩,有时志摩去了,也不回避。志摩呢,觉得大家在一起玩玩也挺好的。有次听说徽因去了快雪堂,他也去了,只见大门闭着,门上贴着一张白纸,上面用英文写着:

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.

汉语意思是:情人不愿受干扰。

志摩见了,只得快快离去。

这一段说得也太长了。这一段,实在是太有意思了,由不得就多说了几句。我想说的是,一件史料的订正,对一个史实的呈现,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。再就是,爱情之火,是压抑不住的,只要有机会,还是要爆发的。

转眼到了1924年的春天。

这年春天泰戈尔来华访问,两个人都参加了接待,接触多了,旧情复萌。这时,林与梁思成正式许婚已一年多些,夏天就要一起出国留学了。

为什么说是旧情复萌呢,证据是,1924年5月20日这天,在北京火车站,是西车站,不是现在的北京西站,徐志摩要陪泰戈尔到山西太原参观,车下是送行的人,有梁启超,也有林徽因。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,徐志摩还在车厢里写信,车开动了,信还没写完,不写了,抓起还没写完的信要冲过去,递给车下的林徽因。泰戈尔的英文秘书恩厚之,知道徐林之间的恋情,知道这一来要出事,冲过去夺过信,将徐志摩推回车厢。事情过后,徐也没有再要这封信,恩厚之就

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收藏起来。再后来,恩厚之回了英国。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这封信,上世纪70年代,有个华人学者去英国,见到恩厚之的家人,拿了回来。信上有这样的话:“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,开

16

韩石山 著

发展,这就到了第三个阶段,也就是1930年冬天林徽因得了肺病,从东北大学回到北京,直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坐飞机失事这一段时间。

这一阶段,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感情发展,有了实质性的进展。为什么用实质性这个词呢?就是说,他们不仅是相爱相恋,而且有可能结为夫妻。证据之一是,梁从诚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一直替徐想,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,对他来说是件好事,若多几年对他来说是个悲剧,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。若同陆离婚,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,将来就搅不清楚,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。”

这话是《人间四月天》播出后,梁从诚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的。

随笔